

## 画桌前方的绿色

□侯德剑

我家客厅宽敞素雅,南北通透。南窗外侧阳台上倚窗定制了长方形的鱼缸,这样,南窗内侧下的画桌上方便有一幅小生命的鲜活景观。一年四季的阳光照射,每天的鱼饵投放,加上鱼儿排泄物的肥源,鱼缸水质变活变绿,适时增减水量,便将水色掌控成讨喜的翡翠色。

夏秋两季缸内绿藻旺长,浓郁碧透之绿增添了几分清凉消暑的感觉。我搁笔小憩,牛饮藿香茶,聆听田园交响乐曲,尽享着这养眼养心养性的生态氛围,坐看那逆光下穿梭的鱼影,联想着我与水交友、从小游泳到老的快乐片段……而冬春季之晨,待我客厅地板完成“蛙跳”,冷水浴后步入阳台晒太阳时,我的身影马上会引起敏感鱼儿的习惯性欢迎。我会意地拎起鱼饵袋,敲响缸玻璃,这时“六胡子红眼”“红白大尾”“高背花鳊”几尾大货跃游搅水,急切翕动的大嘴伸出水面,伴着“开饭啦”的喊声,我撒出手的鱼食几乎倒入它们的口中。它们抢食的活力也吊足了我的胃口,当然我的早餐要比鱼儿富足有余,但听它们觅食的声响

心窗  
片羽

好像吃得比我有味。不过,鱼儿不知道,我吃早餐的过程包含着裸晒补钙和赏读补艺,顺光侧看玻璃鱼缸里呈现的我与鱼儿共进早餐的叠影,鱼想变成人的传说不无道理啊!

晨风舞动着高层阳台上的绿色植物,米兰、棕竹、橡皮树、绿萝和各种花卉是夫人的最爱,她甘愿劳乐。除了适时小施花肥外,从鱼缸里不定期抽出的有机肥恰似花木们可口的饮料。即使我俩外出旅游,儿女们也会遵嘱上门服务。

阳台芬芳的香草味不但让我回味童年美食“香草饼干”,也时常引来迷途的小鸟、昆虫。一次,一只秋蝉旁若无人地降落在棕叶上,我轻手轻脚靠近这久违的白石老人笔下的精灵,“叽……”忽的一声长鸣,一个结实的小圆点振翅飞向楼下树林绿浪。

绿色是生命的保护色,我曾以年轻的生命投入蓝绿天地的怀抱畅游,曾深入草原深处采风写生。中国的绿、外国的绿、地球村的绿,都是人类的大氧吧!我陶醉在小家大家的绿色中,身心不老,创意清新。

## 当时只道是寻常

□钮子涵

氤氲的水汽,湿润了眼;温热的汤,唤醒了味蕾;鲜咸的口感,暂停了时间……融化了金子的阳光洒入那装满鸡汤的粗瓷碗中,仿佛一粒石子扔入平静的湖泊,时光倒流,切回到从前。

那是一场模拟考试后的大雪天,冷气直向脖子中钻,使我无助地低下头,“吱呀吱呀”,既是踩在雪中的响声,更是踩在身上、心上的裂缝声。白雪上的肮脏脚印,与我相伴回家,泪水使鼻尖酸痛,脑海中不停浮现试卷上那大大的红叉叉,使我的自信就像落入水面的雪一样不停地消融。“没事没事,小飞虎,我从乡下带了自己养的草鸡。来,喝碗新煲的鸡汤。”祖母看透了我的心,用乡音安慰着我,“人是铁饭是钢,吃饱了就去干,没什么过不去的坎。”“嗯,没事的,不会就学。”我心中默念,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,捧起那个大瓷碗,一口口喝下香喷喷、热乎乎的鸡汤。一、二、三,热意仿佛接到军队中说一不二的命令,刹那间全都扩散开,温暖了我的胃、我的手、我的脚……

我站在阳台边,捧着剩下的小半碗鸡汤,碗上的温热从指腹传达到心间,宛若那融化了碎金的阳光,金灿灿的,缓慢却坚定不移地融化着我心

中的失意。祖母半搂着我,一下又一下地抚着我的头:“嗯,收拾下坏心情,没什么过不去的坎!”“好的。”我回过神,匆匆喝下一口温热迟迟不散去的鸡汤,回到房间伏案刷起了题。那两个星期,我重做了厚厚一套试卷,整理了一本沉甸甸的错题本。那两个星期,祖母一直待在厨房,各种吃的琳琅满目,还永远有一碗煲得正正好的鸡汤。两个星期后,我轻松地交完了卷,回到家,只是这一次,家里没有祖母和鸡汤等着我——祖母回了乡下。

我也曾让妈妈给我煲过鸡汤,可总觉得味道寡淡了些;我在饭店里也点过鸡汤,那都是人工味精不自然的鲜味。我也想回乡下待一段时间,可妈妈工作繁忙,我的功课又重,总是推迟了一次又一次。时间一点点过去,曾以为最寻常不过的事情,却越发难以实现——祖母骨折后,不能爬楼梯,已不再进城,也不再养鸡,更不会抓田螺、抓青虫去养那种两年才杀的老母鸡了。

一碗只道寻常的鸡汤,却品出不一样的爱。汤如此,事亦如此。当时认为极平淡寻常的人或事,只有在岁月流转后,才会深切感受到它们的独特珍贵。可那时,却偏偏难以拥有。

灯下  
漫笔

破雾行 陈顺源

## 难忘秦淮

□刘伯毅

南京的秦淮河让人向往,两位现代文学大师朱自清、俞平伯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为题,各自写了一篇情景交融的散文,留下一段佳话。虽然现代人很难体会朱自清、俞平伯两位大师笔下那略带“蔷薇色”的秦淮河,但这块“金粉之地”不知醉倒过多少文人墨客,隐藏着多少风流韵事。因此,我只要到了南京,尤其晚上有空,都想去游览秦淮河。

游览秦淮河,最好是坐游船,接触距离近些,那碧澄平静的秦淮河水,人头攒动的夫子庙,高大牌楼,桨声灯影,画船箫鼓,虽不是朱自清笔下的那个秦淮河,“一眼望去,疏疏的林,淡淡的月,衬着蔚蓝的天,颇像荒江野渡光景”,但秦淮河如今的热闹,还是让我如梦如幻、如醉如痴。特别是那倒映着河畔建筑的秦淮河水,悠悠微波里,似乎藏着六朝古都无数的秘史和怅怅的哀忧,又像隐着数不清的红颜媚眼和那残缺的青楼旧梦,让人着迷。

于是,我登上画舫,缓缓摇着木桨,汨汨桨声摇碎了澄阴的河水,画舫慢慢前行,我细细品味,秦淮河两岸鳞次栉比的明清式楼台回廊,雕梁画栋,悄悄向船头拢来,又无声地向船尾逝去。吴敬梓望月的文德桥过去了,王导、谢安两大豪门居住的乌衣巷过去了,李香君滴血的媚香楼过去了,王献之迎送爱妾的桃叶渡也过去了,穿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,这些有的壮烈、有的缠绵、有的深情的故事,让我的心也像这月夜一样朦朦胧胧,道不清说不明。

这里古称淮水,据说秦始皇时凿通方水引淮水,横贯城中,故名秦淮河。秦淮河是扬子江的一条支流,全长约110公里,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,历史上有名气。近代因战乱等原因,两岸建筑多遭毁坏,河水亦日渐污浊,昔日繁荣不复存在。1995年后经修复,这里再度成为游览胜地。我不知这极有名气是如何营造的,倒是李香君、董小宛、柳如是等女子的传奇随着现代手段家喻户晓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,那是有着怎样才情和美貌的女子?我想如果没有陈圆圆,明清两朝的历史也许会改写;柳如是,中国第一大才女加侠女,却有着傲然的风骨;有人说董小宛就是董鄂妃,正是她使得顺治帝不要江山要美人;还有人说,李香君才是秦淮八艳的魁首,那似血的桃花仿佛李香君灿若桃李的容颜,才有了那后人非常喜欢的《桃花扇》的故事。一个巴掌拍不响,倘若六朝时代的十里秦淮两岸没有贵族世家聚居,没有文人墨客荟萃,那林立

的青楼、凌波的画舫,会有这么多人去吗?即使有,也逊色许多。

“孔圣人”是在900年前被请到秦淮河边,过去规模宏大的孔庙,如今只留下一间大殿堂和一个大院子。大殿内,孔子铜像巍然耸立,长发与胡须繁茂,双手拢在长袍的大袖内,拱手胸前,似乎在恭顺着上天的力量,可孔子的眼睛遥望着高远的天际,并不俯视尘世的芸芸众生,我想孔圣人终日与市井声、艳歌声做伴,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孔子一生重德、积义、怀美,一切言行举止乃至表情都谨慎守礼,强调男女有别,并告诫世人: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到了秦淮,却耳闻目睹了数不清的世风日下、叫人烦恼的事。孔子曰: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现在孔圣人耳边无读书声,身旁无坐而论道的君子,却整日充盈着市井叫卖、商贾砍价声和铜钱的叮当声。孔子信奉中庸之道,要哀而不伤,乐而不淫,门前却偏偏青楼林立,珠帘暮卷,香风熏人。把孔圣人供奉在这里,也是难为了他。

在孔庙的附近,是明代贡院的遗址,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的监考点,本来也应该有看点,可进去的人不多,现在它的遗址上建了“中国科举博物馆”。正是应了秦淮河寸土寸金的说法,博物馆整体沉入地下,上部为一个静静的浅水池,形成了一面古镜,让人联想到“以史为鉴”的古语。坡道的狭长空间环绕而下,一边是布满文字的经匣,另一边是瓦砾堆积的立体庭院。至地下20米,是一个环形水池环绕的开放庭院,庭院中央是四层通高的魁星堂,仰望上空魁星点斗四周,历代状元名录在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。但我们知道,更多的人是从童年考到青年,从青年考到中年,直至白发老翁,也未能如愿,以致生活无着,贫困潦倒,被人耻笑。走在贡院里,我心情沉重压抑。

入夜,凄楚怆然的只是怀古伤今的游人,小商小贩只管高高兴兴地叫卖、吆喝。南京人吃过晚饭,出门闲逛,虽说多了些市井气,但我却以为这更像旧时秦淮,毕竟她不是林妹妹的潇湘馆,安安静静,清清爽爽就不是风情万种的秦淮了。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,夫子庙和江南贡院两处景点直至深夜11点钟才关门谢客,这在全国旅游景点里也很少见,形成了秦淮河特有的热闹与聒噪,特有的诗意和才情。不知怎的,我总认为秦淮河应该属于夜晚。只有在这浑然的夜色中,人们才可以在她的怀抱中恣意纵情、释怀坦荡,虚伪的面具和矫情的做作都会被黑夜吞噬,并在这秦淮河水里慢慢消融。

走马  
天下